新鄭縣志

v.7

三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一目錄

藝文志一

軒轅氏黃帝

金人器銘　巾机銘
巾几銘　巾几銘
金華輿銘　丹書
瑞書　禁重教
命嫫母辭　誨顓頊
錄圖文　黃帝世讖言
太始天元冊文　陰符經

風后
握奇經
周
管子
五行篇　地數篇
卜子
鄭風詩序
端木子
鄭風詩傳
此卷統紬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文章爲志乘之菁華雖時代升降不同而綺秀霞明足以騰藝圃之光者不可得而沒也邑之文章肇自軒轅氏而周秦而漢晉而唐宋元明至我

國朝稱極盛矣備四部之奇萃一邑之勝聖經而外咸供采擷因時代而鱗次之庶幾哉緣文論世因事考文者乎特其閒流别既殊文體不一世有以虞摯之論繩我者余曰是志也固非一家之言也當以一笑謝之矣其有韻之言則另著一焉以别之作藝文志

上古

金人器銘

皇覽記引太公陰謀黃帝金人器銘云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

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扎也掇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

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首句一有我字

巾机銘

蔡邕銘論黄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漢藝文志黄帝銘六篇

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楊用修云此銘漢以下文人多

引用不見其全惟見于兵書如此　按賈子書引此曰中必彗操刀必割二句其餘見太公兵法尚多爲脽弗摧行將爲蛇二句蛇叶唐何反

巾几銘

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兢兢以下淮南子作堯戒小異

巾几銘

毋弇弱毋倪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見路史

金鼎銘 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復篆書三足其文曰

眞金作鼎百神率伏 見虞荔鼎錄

丹書

（路史黃帝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卹然神樂形茹用作戒
于丹書故作巾几之銘又著瑞書乃命史甲盤杅籩豆奩鏡
劍履輿席巾杖戶牖一著銘詩以彌縫其闕注云凡二十六
篇皆周公述之于成王並見大戴禮蔡邕銘論漢志孔甲盤
盂二十六篇

施舍在心平不幸乃弗闢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私用
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
瑞書此即大戴禮尚父述于武王爲黃帝丹書者也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
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禁重教

〔路史〕黃帝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下教

聲禁重色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命嫫母辭

〔呂氏春秋〕遇合篇人之于色也無不知悅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

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言敕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政而不衰

敵雖醜

何傷

誨顓頊

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

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灋之爲民父母

錄圖文

河圖挺輔佐黃帝游于河洛至澤鴻之泉有大鱸魚負圖以

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錄圖

潬潬隝隝棼棼雉雉與物俱化此錄圖中文也

黃帝世讖言

竹書紀年

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沈約宋書符瑞志引載云及周公旦之後十三

世而生季歷季歷生文王

昌昌生武王發周公旦

太始天元冊文

素問天元紀黃帝問鬼臾區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期歲非獨主時也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　注云此太古占候靈文洎乎伏羲之時已鐫諸玉版命曰策文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

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右上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右中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愚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右下篇

握奇經

風后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風地有軸前後有衡風附於天雲附於地中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地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

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虎翼二壘則此是也 按繹史一曰握機或言首十九字風后經以下太公傳也

周

五行篇　管子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按別本云風后明乎天道管子稍異尤者疑誤

地數篇　　管子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

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鄭風詩序

卜子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

隰有萇楚思過時也其上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明[illegible]衛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鄭風詩傳

端木子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鄭世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闕 子誠之賦溱洧

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闕 美之賦女曰雞鳴

鄭有貞士宜其 闕 從賦出其東門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一終

藝文志二

左傳見本傳及雜志者不錄餘詳凡例

周

鄭伯入許　晉人秦人圍鄭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同盟于戲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晉人徵朝于鄭　子產論重幣

宛射犬致楚師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鄭伯享晉趙孟　子產論實沈臺駘

鄭人鑄刑書　子產論玉環與傳詳畧不同故載

子產對晉大夫　子產論政寬猛有孔子斷語故載

子大叔與趙簡子論禮

國語

鄭桓公問史伯　富辰諫伐鄭

公羊傳

鄭伯克段于鄢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
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穀梁傳
鄭伯髡卒于鄵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卅卷緒補

藝文志二

周

鄭伯入許 隱公十一年 左傳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

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按左傳辭藻勝者錄以其次于藝文也其他詳於事蹟及人物者各以類從不重見也下俱倣此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　左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十七年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

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宣公十一年　左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

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
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
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與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
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覇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覇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

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
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
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
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

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

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

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佞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

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
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
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文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襄公八年　左傳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

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爕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

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襄公十年 左傳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
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
盜衆盡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

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晉人徵朝于鄭 襄公二十二年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

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子產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宛射犬致楚師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

輔躁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襄公二十七年　左傳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鄭伯享趙孟 昭公元年　　左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子産論實沈臺駘 昭公元年　　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

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

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

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旣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子產論玉環　昭公十六年　　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

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
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
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
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
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
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

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子産對晉大夫 昭公十九年 左傳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産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

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産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子産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大叔與趙簡子論禮 昭公二十五年 左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鄭桓公問史伯　　國語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辠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illegible]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叶盖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

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

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悳若周
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
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
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
君而未及周悳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
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
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
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
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

口鋼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
九紀以立純悳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
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
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
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弃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
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弃聘后而立內妾好窮
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
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
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

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在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

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
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
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
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
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
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
之以悳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悳者近興秦
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説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
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

而鑿及平王末而秦晋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啓濮

富辰諫伐鄭　　　　國語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内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晋鄭是依子頽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卽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

也不義則利不卑不祥則禍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餘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公羊傳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桓公十一年　公羊傳

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

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宣公十二年

大夫不敢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

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襄公七年 公羊傳

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

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爾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襄公七年

穀梁傳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二終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三目錄

藝文志三

周

列禦寇

黃帝篇　周穆王篇

仲尼篇　力命篇

楊朱篇　說符篇

莊周

天運　天地

至樂　徐無鬼

德充符　列禦寇

戰國策

蘇秦合從說韓　張儀連橫說韓

田苓說穰侯救韓　段規謂韓康子

韓非

存韓　外儲說左

說難

此卷統補

藝文志三

周

黃帝篇　　列禦寇　邑人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黴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黴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讃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

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莊子作鄭有神巫）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余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莊子作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莊子作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莊子作全然）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莊子作機）發於踵此爲杜權（莊子無此句）是殆見吾善者幾也（莊子作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莊子無坐字）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莊子作勝）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莊子作機）鯢旋（莊子作桓）之潘（莊子作審）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莊子無濫水數句）是爲九淵焉（莊子作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告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莊子作弗）及也（莊子作矣）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莊子作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

爲茅（莊子作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莊子作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莊子無親字）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莊子作紛而封哉）壹（莊子作一）以是終（見列子）

周穆王篇　列禦寇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仲尼篇　　　列禦寇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

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力命篇　　列禦寇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

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楊朱篇

列禦寇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絶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

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
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
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
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
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
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
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
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
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

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别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眞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說符篇

列禦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

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以上俱見列子

莊周 蒙人

德充符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
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
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
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
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
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

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已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焉見莊子

天地　莊周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至樂　　莊周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

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徐無鬼　　莊周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

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列禦寇　　莊周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來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以上俱見莊子 按此篇全見列子止于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數何義愈精彩宋人稱其似光弼之將子儀軍信然

蘇秦合從說韓　戰國策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跐錢作蹠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當無伯字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

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續云顏氏家訓引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連橫說韓　戰國策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

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舊添者三字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

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爲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田苓說穰侯救韓　　戰國策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

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段規謂韓康子　　戰國策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按段規語與鄭桓公問史伯之言如出一口而後事亦同一始一終皆關鄭之興廢故並錄之

存韓　　韓非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

銳之卒勤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者勞則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
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
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儆而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
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
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
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
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
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
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

既非所云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見韓非子　按秦伐韓韓公子非使秦說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故上此書

外儲說左　韓非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饑也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見韓非子

說難　　韓非

昔鄭武公欲伐胡問於羣臣誰言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胡君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者說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智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

晉而爲戮於秦也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見韓非子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三終

藝文志四

漢

司馬遷

子產列傳　留侯世家贊

賈誼

修政語

韓嬰

黃帝即位　楚莊王伐鄭

劉安

淮南子

劉向

說苑

晋

杜預

遺令

陸機

留侯頌

潘岳

懷舊賦　　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葛洪

君道篇

張湛

列子序

唐

顏師古

鶡冠解　閈閎解

苛劍解

盧照鄰

鄭太子碑銘
李華
留侯贊
韓愈
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柳宗元
列子辨
李德裕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四

漢

子產列傳　　司馬遷 龍門人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見史記循吏傳

留侯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見史記　按史漢皆傳留侯其文大畧相同人物志已錄班氏列傳矣故不重載而書其贊于右

修政語

賈誼 洛陽人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

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見賈子新書

黃帝即位　　韓嬰燕人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好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

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見韓詩外傳

楚莊王伐鄭　　　　韓嬰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

數千里大夫之死者數人厮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見韓詩外傳

淮南子　劉安

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說苑　劉向　彭城人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遺令　　　　杜預 杜陵人

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葢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不忘本也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

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見晉書本傳　按杜預字元凱杜陵人以平吳功進爵當陽侯將卒先爲遺令云云以其文于鄭大夫冢有証故附錄之

留侯頌　陸機吳郡人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形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惎廢

推齊勳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雲集霸楚實喪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見文選）

懷舊賦

潘岳（中牟人）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宛陵人封東武伯薨諡曰戴）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大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暉傳曰楊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子潭字道源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不歷嵩邱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啟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晨風凄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涂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

邱東武託焉建塋起嶠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于思既輿墓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壠栢森森以攢植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興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者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見文選

楊荊州誄 并序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以和周

賴尚父殷憑太阿㤈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蕭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廸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軏作令化行邑里惠洽

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庶獄明慎刑梓端詳聽參阜呂稱倅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
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
膺茲顯秩靑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
禁戎司管闈闥淸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
茫茫海岱元化未周滔滔江海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
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
以伐以柔吳夷凶佼僞師畏逼將乘讐釁席卷南極繼塞糧盡神謀
不忒君子之過引由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邱壑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

搢紳升堂入室廉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煢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見文選

楊仲武誄並序　　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苑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

孫蕭侯暢盤也戴侯暢肇也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攝潭也八歲喪從其母鄭氏光祿
勳啓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
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
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
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徃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
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欽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
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
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子之遊閎會未亂髮如彼危根當此衝飈懿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雋聲清徹爾身惟榮爾宗惟痒幼事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潛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愼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兹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

涕沾于衿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見文選

君道篇

葛洪 句容人

黃帝東到青邱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眞人於玉堂　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

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涓子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岐雷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眞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見抱朴子

列子序　　張湛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

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其祖元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元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見沖虛真經註

鷸冠解　　顏師古　萬年人

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預注云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按鷸水鳥天將雨即鳴即戰國策所稱鷸蚌相持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此其證也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

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惡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鷸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甚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豈知聚字非鷸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邱明本傳後人不曉鷸冠之議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見匡謬正俗

閈閎解　顏師古

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中有高其閈閎之語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山閎音宏翁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

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楔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道庭內迫迮者卽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戸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旣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見匡謬正俗

草創解　顏師古

襄二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

子産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敘之子羽子産修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艸野則能在都邑則不䖏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邱明本傳也見匡謬正俗

鄭太子碑銘　盧照鄰范陽人

若夫蒼精授邑載构西鄰之際赤烏告祥方崇北面之尊海內奔波三分與二分交競寰中同會七百與八百相符故能安地軸之傾輪補乾紘之落紊如砥平道諸侯遵卜洛之郊似石磐基宗子紹維城之固大矣哉周之有天下也年将慶遠葉帶枝繁鄭國桓公宣王母

弟水雙河濟浪雲雨以開封阜二城平連古今而錫類犬牙晉楚問
足齊秦時遇鬬蛇之餘乍進牽羊之弊雖地乖貢忝國祚彌而無窮
天錫香蘭家風卲爲邈遠太子壽者康公之子桓公二十代孫也聰
明仁智聯映當時涯涘淸深指髓川而激量珪璋特達與龍輅而齊
光因以邏逢陽城敗我鄭次辛亥之歲崩山湯岸餒銳氣於韓兵降
志辱身飲盟符於晉血邑封千戶官具百寮今之壽城斯其地也享
年七十八薨於晉葬於天陵南靈原超忽永深埋玉之悲荒隴萋萋其
誰識玉金之字玉京觀道士鄭大量家長鄭君則合宗並太子之後
勝業孤揚淸暉競逐逍遥林外放曠烟霞凝皓素於黃庭養神氣於
元宇以爲霓旌揚漢猶尋朽骨之靈鶴駕停空尚謁先人之墓於是

芟荒薙蔓徙植延陰豐碑下鹿盧高墳疏馬鬣得青烏之舊地臨絳邑之新田於是大唐總章元年歲次戊辰五月甲申之一日也爾其表裏山河極目原野九京以送其往二水以流其惡山巖霜雪邀處子以同嬉奮屺衣冠侶羣仙而共遠窺晉臣於泉路依希夏日之光思漢帝於雲衢髣髴秋風之詠雖復相望絕代固可氣類同年豈使素烈景風淸猷淡味金石之美湮滅而無聞乎故式紹前範傳之來代將日月以居諸邈宇宙而長久詞曰周封懿族鄭國開疆始遷甫華終帶熒芒東西橋徙人物絳香蕭條河曲隱軫滎陽戎馬生郊兵車亂轍衆雄相競羣公未絕煙塵四起縱橫四結圍寢成泣偪陽成血家聲已隤出質而來西光未謝東府行開鄉關寂寞城邑徘徊三

鄉二師風月池臺夏陽已失年其不朽能散東山魂歸北郊披榛卜葬分冒慘舒雲淒仍泣雲奄即愁川原遽徙居處不留源既號靈城猶名青史刊樹零落爲土碑失黃龔銘摧白楸猶歎積善克昌後裔冉籠九孫清溪千仞眷茲幽隴清風丕振勒石揚聲聞之陳信左右原野表裏山河析城王屋汾川帝歌新城樹少故繹人多悠悠萬代見此知何見唐四家文集補　按此文雖非邑中典故然康公既滅之後其太子猶存足徵鄭伯世德未泯且照臨爲唐時文中四傑寓居新鄭日久而並無他文可錄存此以備一班云

留侯贊　　　　李　華　贊皇人

孺子心壯陰讐國宛結客飛鎚天下雷喧神付幽符帝納密言去則項亡就則劉興惟天有鑒類日之升元機靜運四海波澄絕粒謝時

方追赤松強爲國起鎮定東宮安危在我萬古淸風見文苑英華

公孫僑不毁鄉校頌　韓愈南陽人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産毁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毁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由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見昌黎文集

列子辨　柳宗元河東人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産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濶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

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見柳州文集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李德裕贊皇人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于公以容駟高閭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為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克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温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既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張良論

李德裕

觀張良之所以謀劃處身者何其與范蠡相似也方勾踐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敝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覇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劒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於禍而謀所以破羽及高祖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皐間既割鴻溝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辟穀欲從赤松子遊韓彭英盧皆

被葅醢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機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歟二子吾誰與歸（見李文饒集）

滁州刺史鄭公墓誌銘

白居易（太原人）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於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載（集作詳）於史牒故不書公諱朗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謚（集作爲）平簡公曾祖某下邳（集作郡）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皇考諱某秘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秘書第三子好學工詞賦舉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鄠[illegible]鄜坊[illegible][illegible]何本郡守移[illegible]鄜州民有暴悍者相率遮道麾呵不去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

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集作豫非）彭杲
領五府奏公爲節度判官會杲坐贓遷杲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
歷北海尉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人孫俊鄧羅伽毆市人劫縣
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察吏子弟急擊之殺俊羅伽盡殲其
黨由是一邑用寧朝廷嘉（集作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杲加朝
散大夫入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爲淄州
刺史俄改（集作徽）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兼侍御史充青
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奏公爲節度判官改
太子左諭德屬海州沂州饑盜賊起詔除沂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
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惠威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

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由是三郡底定復入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歷十三（一作二）年二月十五日薨於揚州權窆於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煖活孀幼以淸白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啟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嘗寢疾公衣不解帶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渙之崔輔國輩聯唱迭和名動一時迄（一作逮）今著樂府詞播人口者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三十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淸河崔氏贈淸河郡太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長子雲達有才名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

兆累贈官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徵終潤州司馬次子方達集作逵有至行初以公年高不就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洎朝賢袁高恭等累以孝弟稱薦鄉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國滄景節度參謀次子方逵衛州司士參軍次子震陽二字集作農當塗集作當陽縣丞次子震弼集作文弼幽州參軍公自捐館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及葬至元和五年移集作始遷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秘書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卽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衛恤考集作襄事考備終始見託追譔銘於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續斯之謂不朽二千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

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錄文苑英華補長慶集同

東里子產讚　李　華重見

荆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荆侵北則晉攻捄首捄尾一作拔其首尾跼不能起嘗炎獲濯國氏之子孤明內斷頌興謗止入陳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新睦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溱水見文苑英華補

北海郡博昌縣主簿王府君墓誌銘序

公諱子昌字子昌滎陽南新鄭人也公德業素深才識斯遠勤身體物潤屋多心公豹文修身熊渠有歲循調授北海郡博昌縣主簿秩滿整駕途次濮陽遘疾不祿於客舍也春秋五十九哭煢嫡妻舉櫬故里念此行邁傷如之何以天寶九載八月十四日迁窆窆疑作之於新

鄭縣西南五里平原之崗禮也雖披體無纖恐川岳有遷聊舉小銘
以申永代見石刻